

生态神学与基督徒参与生态环保

权陈

《圣经》中有许许多多的启示人、受造界本质和特征，以及上帝与受造自然，人与受造自然，以及三者间的关系网络的宝贵珍珠，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基督徒开始系统地把它们串联起来，生态神学就发展起来了。随着许多基督徒对于圣经生态观的了解，他们就极有使命感地追求作上帝的爱的受造界管家，积极参与保护生态环保，书写着“属天心灵，在地美善”的图画。¹ 本文拟介绍生态神学，以及对基督徒参与保护生态环保提出一些看法。

第一部分 生态神学的产生和发展

生态神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萌芽，逐渐成为世界性的神学运动。那么，它产生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呢？它本身和相关的领域的一些重要的事件、人物、组织、观点等出现的时间进程如何呢？这部分扼要说明这两个问题。

一、生态神学产生的社会背景

生态神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是 20 世纪急速攀升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地球生态环境“在过去一世纪受到自人类文明出现以来前所未有的摧残”，² 在人口急剧增长、森林减少、土地退化和沙漠化、生物种群灭绝、土地和海洋及大气污染、碳等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越来越频繁的自然灾害等等方面表现出来；危机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如过去 1000 年的气候变化图表就像“曲棍球棍”，近百年的气候突兀垂直般上扬。³

20 世纪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的世界观。古希腊柏拉图主义的二元观和诺斯底主义的灵界和物质激烈对立，贬低受造界的观念，在漫长的历史中影响着西方文化。⁴ 不过现代的生态危机更是直接源于西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带来的世俗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余达心牧师就对此作了较详细的阐述。他指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起源于笛卡尔，笛氏把人看为自我主体（ego-subject），它成为真理的准绳；“主体”这词是希腊词

¹ 笔者翻译布如内尔等人所提出的“heavenly minded, earthly good”，见：Daniel L. Brunner, Jennifer L. Butler, and A. J. Swoboda, *Introducing Evangelical Ecotheology: Foundations in Scripture, Theology, History, and Praxis*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14), 177.

² 余达心：《聆听：神学言说的开端》（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25 页。

³ 见 IPCC Third Assessment Report 之 34 页，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2018/05/SYR_TAR_full_report.pdf。

⁴ 在本文中，“受造界”creation 表示上帝所创造的宇宙；“自然”表示广义的自然环境和自然物，有时也用它来表示受造界；“大地”表示地球环境，地上地下和大气层等，有时也和“自然”通用。

“本体”的翻译，而本体是自存的东西，它在作动词时就有“支配”的意思。⁵ 康德继续以意识为本的路子，强调“自我”为先验理念，与外在世界的真实性相对。⁶ 这种世界观必然带来人超越于自然，主宰支配自然，切断“人与世界在本体上结连，相互感通。”⁷ 在宇宙观上，伽利略和牛顿的现代物理学，完全改变了人们对于宇宙自然的看法，“整个宇宙变成了孤立而存、无感觉、无生命的物质个体的拼合”，导致大地“非圣化”（desacralized）和“非仁化”（depersonalized）。⁸ 这些认知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极为负面，“人根本不需要考虑大自然的‘感受’，他大可以‘无情’地去利用、操控它，因它既非创造主的受造物，也没有精神价值的感应。”⁹ 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随着18世纪工业和科技革命的开展，人类活动对世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破坏。错误观念继续发酵，“从资本主义发展出来的放任市场经济与个人主义结合后的极化产物——二十世纪西方特有的自恋文化”，成为全球生态危机的“最直接的祸首”。¹⁰

笔者要指出的是，对这段历史的分析和结论，并非是要反理性和抹杀近代科学的发明、成果和正面贡献，而是指出在它们的另一面发展出的哲学世界观和宇宙观的偏差，既是对圣经启示的偏差，也是对于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以及生态环境客观规律的认识偏差。

二、生态神学的产生发展过程

本段按时间阶段来归纳过程，其中一是注重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WCC——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简称“联合会”）的作用；二是尽可能提出各主要神学类别的代表；三是扼要提出相关的重要社会文化背景。笔者所述难免挂一漏万，仅为抛砖引玉。¹¹

1. 20世纪60年代前

自然主义者和哲学家梭罗在1854年写出《瓦尔登湖》，奠定了现代环保主义。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在1866年提出生态学（ecology），它是一门研究生物体和环境（包括

⁵ 余达心：《自由与承担：文化危机与重建的思索》（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3年再版），第114-15，27-28页。

⁶ 同上：第36-37页。

⁷ 同上：第28，第30页。

⁸ 同上：第116，120-21页。

⁹ 同上：第123页。

¹⁰ 同上。

¹¹ 以下内容的主要参考书目：Peter W. Bakken, Joan Gibb Engel, and J. Ronald Engel, *Ecology, Justice, and Christian Faith: A Critical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Westport, CO 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5), 3-38; Dieter T. Hessel and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eds., *Christianity and Ecology: Seeking the Well-Being of Earth and Huma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Series Foreword xv-xxxii, Introduction xiii-xlvi; Dieter T. Hessel, eds., *Theology for Earth Community: A Field Guide*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6); Roderick Frazier Nash, *The Rights of Nature: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87-120; 赖品超、林宏星：《儒耶对话与生态关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43-66，85-96页；王秀美：《当代基督宗教社会关怀：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77-98页。

其它生物)之间的关系科学。神学哲学家史怀哲在1915年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思想。自然科学家李奥帕德在1948年完成《沙郡岁月》，提出土地伦理观。

20世纪60年代前的近百年，自然科学家、哲学家、自然主义者，对于生态学和现代环保主义，做了奠基性的贡献。50年代起，一小群基督教历史学者开始了基督教历史与生态自然关系的研究。进程哲学家怀特海、德日进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叶的神学思想，影响了后来的环境伦理和生态神学。

2. 20世纪60年代

1961年，联合会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三届大会。斯特尔(Joseph Sitter)提出救赎论要在创造神学更大的范围来理解，强调“宇宙基督论”，基督论要和我们的天地相关才有適切性。这是系统生态神学产生的起点，自此，生态神学在圣经、神学、基督教历史、伦理公义、实践神学等方面的研究迅猛发展，方兴未艾。

1962年，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书中质疑整个西方文化以人类为中心，带给大自然的巨大破坏。1967年，历史学家怀特(Lynn White, Jr.)发表震撼性的文章，认为基督教要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承担巨大的罪责，“特别是在西方基督教形式里，基督教是世界曾经所见的最人类中心的宗教”。¹²

小结60年代，生态神学萌芽之初，就面临对于西方文化和基督教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巨大质疑。神学的重点关注，自然地已不在大自然是上帝的自然启示，而是在对于基督教是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回应上。

3. 20世纪70年代

1970年，桑特迈尔(Paul Santmire)出版了回顾基督教历史上对于生态议题的观点的重要著作，追随了Joseph Sitter的“上帝中心主义”观。同年，薛华(Francis A. Schaeffer)出版了论述圣经提出的仆人式的大地管家职分的著作。1972年，近程神学大师柯布(John B. Cobb)的*Is It Too Late? A Theology of Ecology*一书出版，强调生态的内在依存性。认为所有事物在上帝眼中都有内在价值。同年，女权主义神学家卢瑟(Rosemary Radford Ruether)出版重要的著作，讨论生态妇女主义。1974年，吉尔基(Langdon Gilkey)发表著作，提出历史神学要在自然神学中去构思。1975年在内罗毕召开的联合会第五次大会意义十分重大。大会提出“公正、参与可持续的社会”(Just, Participatory, and Sustainable Society, 简称JPSS)，成为教会回应世界生态环境的社会性诉求和行动纲领。会议上，伯奇(Charles Birch)等生态公义神学家强调了生命的解放的议题。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家，如波夫(Leonardo Boff)等，开始将生态思想纳入他们的

¹² 全文见：Lynn White Jr.,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Science* 155 (March 10, 1967): 1203-1207.

神学观中。1976年，动物伦理学先驱之一林茨（Andrew Linzey）。1977年，神学伦理学家古斯塔夫（James M. Gustafson）提出伦理意义的共同利益和公义需要延申到自然。1978年，印度东正教神学家主教格雷戈里奥斯（Paulos Mar Gregorios）在WCC上，从东正教的传统来阐述人类的天职是在受造界和创造主之间的祭司的职分。

1971年，绿色和平组织成立。1972年，两位MIT学者完成了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报告，并在联合国提出《只有一个地球》的长篇报告，指出环境、公平和经济的关系问题。1973年，内斯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深层生态学”思想，认为解决生态危机不只是需要科技，还涉及哲学文化深层次的问题。1979年，《环境伦理》（*Environmental Ethics*）期刊在美国出版，由环境伦理学哲学家哈格罗夫（Eugene Hargrove）主编。

小结70年代，这是争论探索发展期。生态神学和生态伦理公义的研究讨论在基督宗教各派、各地（欧美为主）、学者牧者和信徒、圣经和神学上展开；各种有关团体组织成立，刊物发行，一些基督徒开始有意识地实践生态环保；JPSS的推出成为普世教会全面重视生态环境问题的标志。在国际组织和文化上，联合国首次极为重视生态环保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知识界注意到生态问题受深层的文化影响巨大。

4. 20世纪80年代

1983年，联合会在温哥华召开第六次大会，大会分析了自1975年以来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公义、和平与创造的整合”（Justice, Peace, and the Integrity of Creation，简称JPIC）的新的号召，呼吁基督徒要关注生态公义、公义的和平、创造世界整体的和谐。这时，对世界各种宗教文化的生态观的研究兴起。1984年，天主教神学家福克斯（Matthew Fox）关于“创造中心灵修”的文章出版，它肯定了天主教密契传统，并推动“创造灵修”。1985年，复原教传统神学家莫尔特曼出版著名的《创造的上帝》一书，阐述上帝中心主义的创造生态神学，他的涉及生态神学的著作陆续出版。1986年，霍尔（John Douglas Hall）出版关于管家职事的著作，他认为人的管理（dominion）的职分是表明人成为上帝的爱的管家，关心受造界的福祉。1987年，女权主义神学家麦克法格（Sallie McFague）出版一书，开始以隐喻模式称上帝为母；在其90年代的作品中，把世界比喻为上帝的身体，强调了上帝的内蕴性和关系性。1988年，天主教神学家贝里（Thomas Berry）的著作阐述人是更大的和内在独立的地球环境的一个部分，不是世界的中心；这个环境中并非是客体的组合，而是主体的交融。1989年，历史学者纳什（Roderick Frazier Nash）著述分析了过去两个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开始的对于环境伦理的关切。

小结80年代，这是一个加深理解和进一步拓宽的世代，也是整合和观点更激烈冲突的时代。¹³ 1987年，联合国提出“可持续的社会”定义，它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

¹³ 参考 Bakken 等对于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的“Widening and Deepening the Struggle”的描述，*Ecology*,

思想。JPIC 观是普世教会重视生态环保问题的第二个里程碑，它影响至今。80 年代起，普世教会各区域教会更加积极地推动的基督教生态公义和伦理的探索和实践。比如在北美，赫塞尔（Dieter T. Hessel）等领袖在教会积极推动，也和环境组织和社区合作，同时编辑出版书籍和召开学术会议；1984 年，美国的 NCC 成立了“生态公义工作组”。

5. 20 世纪 90 年代

天主教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 1990 年的“世界和平日”宣告中强调：没有一个和平的社会能忽视创造的整全性。1991 年，联合会在堪培拉召开的第七次大会上，在物质宇宙的背景下强调了上帝的第三位格圣灵，大会提出“来吧，圣灵——更新整个创造！”1991 年，詹姆斯·纳什（James A. Nash）在他著作中讨论生态公义神学和伦理的关系；指出圣经的一系列生态观念为生态伦理提供了基础；爱也要达及环境和生物。1996 年，拉斯穆森（Larry L. Rasmussen）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了地球伦理对于可持续的地球社区的意义。1998 年，联合会在哈拉里召开了第八次大会，提出继续推动 JPIC 的工作。

1992 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会议强调可持续发展，指出经济公义与生态公义的关系。1997 年，联合国主持的《京都协议》签订，实施全球碳减排量计划。

小结 90 年代，生态神学、生态伦理和公义的许多重要观念已经成型和扎根，教会参与生态环保的管家意识形成气候。JPIC 观念在世界各地会员教会中扩展，也影响其它非会员的教会；与此并行的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对于生态神学和环境的关注。联合国对于推动生态环保有了前所未有的力度，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对于生态议题的关注和贡献。

6. 21 世纪开始以来

2002 年，布鲁格曼（Walter Brueggemann）的《土地神学》一书出版。2006 年，莱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出版宣教著作，提出上帝对全受造界的宣教使命。2010 年，洛桑世界福音大会第三次大会发表《开普敦承诺》，提出“整全福音使命”，鼓励教会照顾大地。同年，包衡（Richard Bauckham）在他的书中，依据圣经分析了受造界共同体（the community of creation）。2013 年，联合会第十次大会在韩国釜山举行，提出人类要活出一种生活方式，它要反映人类参与在上帝对世界和所有受造物的爱与照顾中。

2001 年，IPCC 发布全球气候第三次评估报告，明确了观测到的地表温度上升主要归因于人类活动。2002 年，《增长极限的三十年新跟进》报告发表，提出要由超限挥霍转为均衡发展，主要是要改思想，而不是科技。2016 年，经过 10 年的努力，联合国通过了历史性的《巴黎协定》安排，协议共有 178 个缔约国，对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了统一的安排。

小结 21 世纪前 20 年，基督教的生态神学和关心环境的实践在传统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国家已逐渐根深叶茂，在亚洲国家也开始缓慢生长。世界生态环保运动已成人类文明大潮。中国和海外华人基督教学者对此著述和宣传越来越多，已有教会参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社会在促进生态环保，挖掘传统生态文化上奋起直追，取得明显的效果。然而，前途漫漫且艰巨，观念冲突、保守傲慢、自我中心和即得利益等等挑战层出不穷。

第二部分 圣经与生态神学观

关于生态神学的概念，有人认为它是“一种以人与其它形式的生命及共处的环境（或简单地说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题的神学论述。”¹⁴ 笔者总结为：关于上帝的受造界共同体的本质，以及共同体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特征的神学论述。

一、三一上帝论与生态神学

1. 上帝三个位格的“相互渗透”神学观

近几十年，许多学者关注三一神论中上帝的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而且东正教传统的“互相渗透”（perichoresis）观被改造发展，它成为描述三位一体关系的本体论的神学观念。¹⁵ 莫尔特曼提出“社会的三位一体论”（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Trinity），阐述了圣父、圣子、圣灵的相互寄居性和互相渗透（约十四 11，十 30）。¹⁶ 而这种相互渗透和寄居关系的本质是爱（约壹四 8）。

这种“互相渗透”观被用来表达一种“存在共同体”（a community of being）的观念，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位格在维持自己的独特身份的同时，可以渗透在其他者中，也能被他者渗透。¹⁷ 这种观念可以用在基督教的政治和社会理论中，也可以用来描述生态神学的“受造界共同体”的特征。莫尔特曼认为“社会的三位一体论”不同于“中央集权论神学”中的“等级制主权学说”，由此进一步，上帝与祂所创造的世界的关系也不是单方面的统治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共同体关系”；万物都彼此相通，“彼此生活在对方中，彼此共同生存，靠对方生存，为对方生存”；¹⁸ 这种相通的关系本应该是完全的爱的关系。

¹⁴ 赖品超、林宏星：《儒耶对话与生态关怀》，第 43 页。

¹⁵ Daniel Brunner 等人给出了在这方面研究的一些学者（以及他们的著作）：Leonardo Boff, Stanley J. Grenz, Catherine Mowry, Jürgen Moltmann, Amos Yong, John D. Zizioulas, Roger E. Olson, Verna Harrison 等，参见：Daniel L. Brunner, Jennifer L. Butler, and A. J. Swoboda, *Introducing Evangelical Ecotheology: Foundations in Scripture, Theology, History, and Praxis*, 98-99.

¹⁶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隗仁莲等译（香港：道风书社，1999年版），第8-9，27-28页。

¹⁷ Alister E. McGrath,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5th ed. (West Sussex, UK: Wiley-Blackwell, 2011), 241.

¹⁸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第 8，28 页。

2. 基督论

宇宙基督 (The Cosmic Christ) 观。在生态神学的背景中，基督的角色和工作，在宇宙基督论中反映出来。在 1961 年的联合会上，斯特尔呼唤属地的基督论，以及更加强宇宙救赎。¹⁹ 基督不仅是救赎人，而且也救赎地球和宇宙。宇宙基督论的圣经基础之一是歌罗西书一章 15 至 20 节。在六节经文中出现了六次“万有” (all things)，启示了基督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维护者、创造的目的、救赎者。圣经学者包衡认为基督教学宇宙观不仅涉及创造论，而且也关乎救赎论和末世论，“他的牺牲性的死亡是与正在受苦和灭亡的创造物的整体的认同”，而“他的复活带来了所有创造物的更新”，这就是福音故事；万有都和自己和好了的意义，要从“已始末世论 (inaugurated eschatology)” 的角度去理解，十字架的功效已经生效，但完全实现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²⁰ 包衡也提出了对这段经文中的五点生态性反思，耶稣已经开始了医治和更新万物，直到最后完全复兴万物。

约翰福音一章中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包衡解释道，“道成肉身的耶稣不仅是我们人类的一份子，而且是这世界创造物的部分，整个创造物社区的一员”；“道‘成了肉身’，使得不能永生的自然的人可以分享所有的生命的事，以便将上帝的永生赐给所有的肉体”；进一步，“受造物在被纳入到神性的生命中，可以实现自己的圆满。”²¹ 基督的道成肉身是对于灵魂与身体，人与受造界的对立“二元论”的根本否定。耶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牺牲和埋葬，身体的复活，其生态神学的意义就是信他的人的全人得救，通过新造的人的这一新创造 (林后五 17)，最后整个物质受造界被医治和更新，成为新的创造物。

麦克法格在认识基督论对于生态的影响时，认为仅从宇宙论讨论是不足够的，还需包括更多的主题：先知的、智慧的、圣礼的、末世的、过程的和解放的基督论。²²

3. 圣灵论

莫尔特曼的生态创造论论述了在圣灵中的创造和上帝内蕴于世界中。创造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诗篇一〇四篇 29 至 30 节表明了“上帝总是通过他的圣灵的力量并在他的圣灵的力量中进行创造”，圣灵决定着“受造物的潜能与现实”，圣灵也“被浇灌在现存的万物上”，“保护万物，使之生存，使之更新。”²³ 由于圣灵浇灌的浇灌，所有受造物 and 上帝彼此之间的共同体就得以创立，这是“创造物的团契”，或称为“创造物共同体”；在共同体中所有受造物之间彼此交流，也与上帝交流 (徒十七 28)， “相互关系

¹⁹ Dieter T. Hessel and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ed., *Christianity and Ecology: Seeking the Well-Being of Earth and Humans*, Introduction xxxiv.

²⁰ Richard Bauckham, *The Bible and Ecology: Rediscovering the Community of Creation* (Waco, TE: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10), 156, 155.

²¹ Ibid., 163, 164.

²² Sallie McFague, “An Ecological Christology: Does Christianity Have It,” in *Christianity and Ecology: Seeking the Well-Being of Earth and Humans*, ed. Dieter T. Hessel and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29, 30.

²³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第 18，19 页。

与事物本身一样是第一性的”，而且这种相互关系显示出“整体的和谐”。²⁴ 上帝通过圣灵寄居内蕴在万物中的个体和整个共同体之中，赋予和维持它们的生命，“也出现在他对创造物的调和和拯救之中”。²⁵

二、创造论与生态神学

1. 上帝创造宇宙过程的完成和冠冕

上帝创造宇宙过程的完成和冠冕是上帝的安息，在第七天的安息日（创二 1～3），而不是第六天的人类的被造（创一 26～28）。²⁶

2. 创造叙事中的受造界共同体

上帝创造了受造界共同体，上帝是共同体的主，人和其它受造物是共同体的不同的角色伙伴。我们有时候交替受造界和自然两个词，但严格意义上讲受造界表明有一个创造主。受造界共同体在伊甸园中的特征：

第一，三位一体上帝在其中，继续护理万物，保持宇宙秩序（cosmic order）的和谐。万有是“藉着他造的”，“万有也靠他而立”（西一 16、17）；“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来一 3）。

第二，共同体中的万物被创造主赐福（创一 22、28）。

第三，万物各从其类（创一 11、12、21、24、25），各有独特的内在价值（“好的”），各得供养而得以保存类别与种类（创一 22、28～30）；各自充分发挥其功用。天体大地和水有宏观作用（创一 14～18、20），植物提供人类和动物以食物（创一 11、29～30），人是地球的管家，动物虽然没有被提及具体的功用，但它们是“活物”，而且要“充满”，它们的功能发挥也是共同体所必须的。

第四，完全的安好 *Shalom*、和谐 *harmony*、康健 *well-being*、繁荣 *flourish*，没有食肉者存在和生灵对于被猎杀的恐惧。伊甸园中人与受造界的关系是完全安好和谐的关系，人类和动物都是以植物为食物，没有杀生存在；就是人类堕落初期，人类也不食肉，只有极少的宰杀动物以献祭（创四 4，九 2～3）。受造自然不会给人带来负面影响。

第五，受造物与创造主同享创造的安息。创造主在第七天安息，安息日成了创造秩序的一部分（创二 1～3；出二十 11），虽然律法的安息日在摩西时代才颁布，但伊甸园中的所有受造物，都和创造主一起，在第七日同享创造的安息。

²⁴ 同上：第 20，21 页。

²⁵ 同上：第 24，26 页。

²⁶ 同上：第 46，268，372 页。

第六，男人与女人的爱与亲密和完全公义的关系，完美协作的使命伙伴。（创一 27，二 18、21~25）

第七，这种安好的环境可以保持下去。如果始祖亚当和夏娃遵守上帝的诫命，人类没有犯罪堕落，这种安好可以持续下去（创二 9、16~17）。

3. 人的双重本质和管家职分

（1）人的双重本质

第一，人有上帝的形像和样式（创一 28）。对此有三种解释：人与其它受造物的本体不同；人的管理大地的天职；人与神和人彼此间的特别关系。

第二，人也有受造的尘土性（创二 7，三 19，是自然界的“受造伙伴”。人类的“双重本质”的要平衡。²⁷

（2）人不是大地的统治和征服者，而是上帝的地球管家

人有上帝的形像和样式，它意味着人有特别的地位，他和上帝有特别的关系，上帝委派人类特别的使命。人类对于大地的“管理”（dominion over，创一 28），不是表明人类是大地的统治者和征服者，而是表示人类是上帝所委派和信托的受造界的管家，而上帝才是万有的主。

1967年，怀特用创一 28，来指控基督教是历史上最以人为中心的宗教，要对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负责。其实，怀特和许多基督徒错误解释了这节圣经。不过，教会长期以来确有在生态人类中心观的影响下，没有尽责的情况。“不少传道人说，世界存在是为了让我们尽情使用和享受，类似的引述其实不难找。当地球正被毁坏，教会往往保持缄默。基督徒就是如此不食人间烟火，以致在人间没什么用处。”²⁸

人类的管理是按着上帝的心意，充满爱，为了受造物的益处，而非人类自己的益处。这是上帝对整个人类颁布的第一个使命，管理大地的使命。人类对于大地也要“修理看守”（创二 15），莫尔特曼解释这两个字就像一个园丁的栽培和保护，故而毫不涉及掠夺和剥削。²⁹

4. 人犯罪堕落后的创造共同体

²⁷ 布克雷：《耶稣的环保学：活出圣经中神、人、土地的美好关系》，赵汝图译（台湾新北市：校园书房出版社，2008年），第37页。

²⁸ 同上。

²⁹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第44页。

人的犯罪和堕落撕裂了共同体各方的关系，破坏了受造界共同体的安好。神学家斯奈德谈罪的后果造成的罪的生态（The Ecology of Sin）：第一，人与上帝的疏离（创三 8）；第二，人彼此间的疏离（创三 16）；第三，人与自身的疏离：内在分裂（创三 7、10）；第四，人与其它受造物的疏离（创三 8、17~19）。³⁰

人的罪带来对地球的负面影响。从始祖犯罪给大地带来恶果，到因为人的罪带来的大洪水，地球生态环境发生了大变化，再到人开始食动物肉，动物开始惧怕人类（创九 2~3），人类对于大地的压迫剥夺逐步展开加剧，整个大地的叹息劳苦就是最逼真的写照（罗八 19~22）。斯奈德具体指出大地在三方面因为人的罪所受的苦难：第一，“它因人的恶意对待而直接受苦难”；第二，“它因人类的暴行的结果而间接受苦难”；第三，“它因人类缺失（神）托付他们的合适的（大地）管家关怀，而长期受苦变得衰弱”³¹

5. 生态神学中受造界共同体特征

中世纪强调自然神学。改教时期的先驱们也在其著作中提出上帝的“两本书”，受造界彰显上帝的荣耀（诗十九 1；罗一 20）。而生态神学关注自然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创世记一章中有七处讲创造主看祂所造之物是“好的”（创一 4、10、12、18、21、25、31），对受造自然来讲，这不仅仅是指其工具价值和美学价值，还是指它的内在价值，故而“整个受造界和每个受造物都必须被尊重。”（伯三十八至四十章）³²

对于受造界共同体中上帝、人、自然三者关系的特征，主要有三种观点：人类中心主义论，生态中心主义论，上帝中心主义论。³³ 总的来说，持后两者观点的许多学者注重自然的内在价值；提出共同体的内在依存性（interdependence）；反对二元论（dualism）和人类高于自然的等级观（hierarchy）；³⁴ 在共同体中，人不是自然的统治者，只是上帝的管家，人类与自然是受造伙伴（创一 28，二 7），互相依存（创一），一起加入宇宙敬拜（诗一四八）。³⁵ 人与自然是上帝挪亚之约中的成员（创九 8~17），都在摩西之约规定的安息日、安息年和禧年中得安息（出二十 8~11，二十三 10~11；申五 12~15；利二十五）。³⁶

³⁰ Howard A. Snyder and Joel Scandrett, *Salvation Means Creation Healed: The Ecology of Sin and Grace* (OR: Cascade Books, 2011), 66-78.

³¹ *Ibid.*, 76.

³² Calvin B. Dewitt, "Behemoth and Batrachians in the Eyes of God: Responsibility to Other Kinds in Biblical Perspective," in *Christianity and Ecology: Seeking the Well-Being of Earth and Humans*, ed. Dieter T. Hessel and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306, 315.

³³ 可参见赖品超、林宏星对于 Michael S. Northcott 和 Richard A. Young 的观点的讨论，《儒耶对话与生态关怀》，第 49 页。

³⁴ Hessel 指出：“上帝—世界，精神—肉体，以及男人—女人等二元论，将人类社会从大地来源中疏离，成为生态公义危机的主要因素”，Dieter T. Hessel ed., *After Nature's Revolt: Eco-Justice and Theology* (Minneapolis, MN: Augsburg Fortress, 1992), 17.

³⁵ 包衡使用“fellow-creatures”、“fellow-members”、“fellow-creatureliness”来表达在受造共同体中人类与自然的伙伴关系，Richard Bauckham, *The Bible and Ecology: Rediscovering the Community of Creation*, 23, 64, 69.

³⁶ 巴特认为“creation is the external basis of covenant” and “the covenant is the internal basis of creation”，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trans. J. W. Edwards, O. Busser, Herold Knight (Edinburgh: T. and T. Clark,

三、救赎论与生态神学

在圣经中，救赎（salvation）的范围不仅包括人类（罗五 9~10），而且包括受造界。上帝对受造界的救赎表现为不断地医治有病的受造界，直至最终更新受造界。在旧约中，最明显表明救赎范围的经文有创世记九章的“挪亚之约”，以赛亚书十一章 6 至 9 节。

圣经学者米德尔顿从新约圣经的经文，指出救赎的完全的范围：³⁷

圣经	上帝的救赎行动	上帝救赎行动的对象
徒三 17~21 (特别是 21 节)	复兴	万物
弗一 7~10 (特别是 10 节)	集中，带到，同归于一	天上的和地上的万物
西一 16~20 (特别是 20 节)	和好（通过十字架的血，靠着消除敌对的来源）	万物，无论是地上的。或者天上的
罗八 19~23 (特别是 21, 23 节)	释放，脱离辖制得自由，得赎	受造之物自身，我们的身体
彼后三 10~13 (特别是 10, 13 节)	发现 Finding, 显露 disclosing, 暴露 laying bare (炼净 having purified) 更新 Renewal, 造新的 making new, 再创造 re-creation	地和其上的物，天和地
拯救的基本特征	复兴的一拯救是上帝修复受造物的错误（不是把我们带出这个世界到“天堂”）	全面的和整全的一上帝的目的是救赎和复兴天上和地上的“万物”，包括我们的身体（救赎不是仅仅适用于人的“魂”）

四、末世论与生态神学

耶稣基督再来审判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毁灭，也不是我们要到另一个世界，而是受造界要完全被炼净，新天新地降在这炼净的受造界上（启二十一 1~4）。莱特提出旧约以赛亚先知的宇宙性异象（赛十一 1~9，三十五，六十五 17~25），这些经文及相关的经

1956-59), vol.3, bk. 1, sec. 41.

³⁷ J. Richard Middleton, *A New Heaven and a New Earth: Reclaiming Biblical Eschatology*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14), 163.

文是新约盼望的旧约基础，“这个异象期待的是一个崭新、得救的受造界（罗八 18~21）。公义将居住在其中（彼后三 10~13），因为上帝必在那里与祂的子民同住（启二十一 1~4）。”³⁸

米德尔顿解释上帝的目的是“神圣的同在从天上延伸到地上，实现使地和天的合一。”（太六 10；赛十一 9；哈二 15；弗四 10；林前十五 28）³⁹ 他认为启示录关于新耶路撒冷异象的最重要点是“通过它从天上降下，上帝的同在决定性地从天上移至地下”，而且一件全新的事情发生了，“上帝的宝座现在不再在天上，而是在这城中间（启二十二 3；参见二十一 3、5；二十二 1）。”⁴⁰

怎样理解彼得后书三章 10 节这节经文呢？一种解释认为是现有的受造界被彻底毁灭了。但一些圣经学者认为并非如此。10 节最后一个动词“烧尽了”，包衡认为应翻译为“暴露”，也就是地球上的一切恶人和其行为再也无法隐藏，要暴露在上帝的审判之下。⁴¹ 而经文中的大火，是要肃清世界上的罪恶，而不是灭绝受造界；这与 6~7 描述的大洪水审判世界的情景非常吻合，大洪水淹没了当时的世界，但挪亚和活物以及受造界在审判后存留下来。圣经学者道格拉斯·蒙解释旧约异象中的“火”，它通常是指上帝的炼净的审判，而不是字义理解的消灭；所以在最后的审判，火“不需要带来全部的毁灭”。⁴² 蒙解释 10 节的“废去”（原文与 11、12 节的“销化”为同一字），这个字在其它的圣经经文中，没有表达整个消灭或者毁灭的意思，而是“在自然界中解体或者剧烈变化”。⁴³ 所以这里也不应该理解为受造界全然毁灭。莱特认为这节经文的比喻表明：“受造界中一切罪恶会被上帝灾难性的审判除灭，但受造界本身将被更新，成为上帝与得救的人同住之地。”⁴⁴

总结上述内容，圣经生态神学表明上帝对于受造界的关爱，祂要医治它，最后拯救它。人的犯罪引起造物共同体安好和谐的关系被撕裂，大地受到人类的破坏和玷污。上帝在创造人类时，就给人类做大地的爱的管家的第一个使命，罗马书八章 19 节讲“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这都为基督徒关爱大地和参与生态环保提供了圣经依据。

第三部分 基督徒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³⁸ 莱特：《宣教中的上帝：颠覆世界的宣教释经学》，李望远译（台湾新北市：校园书房出版社，2011 年版），第 480-82 页。

³⁹ J. Richard Middleton, *A New Heaven and a New Earth: Reclaiming Biblical Eschatology*, 168.

⁴⁰ *Ibid.*, 169, 170.

⁴¹ 详见 Richard J. Bauckham, 2 Peter and Jude, *World Biblical Commentary* 50 (Waco, TEX: Word, 1983), 316-22.

⁴² Douglas Moo, “Nature in the New Creation: New Testament Eschat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49, no.3 (September 2006): 468.

⁴³ *Ibid.*

⁴⁴ 莱特：《宣教中的上帝：颠覆世界的宣教释经学》，第 483 页。

基督教信仰是“信行合一”，普世教会和基督徒一边学习圣经生态神学，一边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的使命中，已经结出许多信仰的果子来。

一、基督徒参与生态环保是践行整全福音使命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基督教神学与宣教运动越来越重视整全福音观和环保使命。莱特指出：“圣经宣教神学必须包含生态领域，并视实际的环保行动为基督教宣教范畴中的一个部分。”⁴⁵

2010 年，洛桑世界福音大会第三次大会发表《开普敦承诺》，提出“整全福音使命”。承诺提出“要像保罗那样，从宇宙性和真理的视角，传讲并教导符合圣经的整全福音……这不仅是在提供针对个人的救赎……更是为了完成上帝在基督里为整个宇宙所定的计划。”⁴⁶ 莱特解释“整全福音使命”是以基督为主是中心（the Lord of Christ），包括福音（evangelism）、教导（teaching）、怜悯（compassion）、公义（justice）、大地护理（creation care）五个面向。⁴⁷ 教会和基督徒被鼓励成为大地的好管家。

基督徒参与环保，不仅是使命要求，也是爱心的体现。首先，基督徒因为爱主而参与环保，主耶稣曾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十四 15）管理和爱护大自然，正是上帝交给我们的使命。其次，基督徒因为爱人而参与环保，生态危机带给人类，特别是弱势群体各种负面影响和灾难，我们参加改善环境，可以改善人的生存环境。最后，基督徒效法上帝对于祂的受造物的爱，因着爱上帝的受造物而参与环保。

生态公义和环境公义是紧密相连的。基督徒不仅参加保护生态环保，而且要帮助减少环境破坏在富裕人群、地区和国家与贫穷弱势群体、地区和国家之间分布极端不成比例的现状。

二、基督徒参加生态环保

基督徒可以在个人生活层面、参与社会活动层面、投入绿色宣教层面来参与生态环保。同时，教会也从整全宣教使命和社会关怀的角度参与生态环保。

斯奈德指出教会是上帝的医治的社区；它在具体践行大地管家天职和使命上，要遵行四个实践原则：大地保有保护原则，安息日原则，丰富多产原则，满足和限制原则。⁴⁸ 他提出在实践受造界管家职分的十一个建议：

⁴⁵ 同上，第 488 页。

⁴⁶ 见《开普敦承诺》，<https://lausanne.org/zh-hans/content-library-zh/ctc-zh/ctcommitment-zh>。

⁴⁷ Christopher J. H. Wright, “The Cape Town Commitment” (Lecture, Tyndale University and Seminary, Toronto, May 5, 2016).

⁴⁸ Howard A. Snyder and Joel Scandrett, *Salvation Means Creation Healed*, 167, 198-99.

- 第一，圣经学习。特别是关于大地、公义、土地、安好（*shalom*）⁴⁹、贫穷、国家、安息日/禧年、和好等方面的教导。
- 第二，祷告（个人的，小组的）。
- 第三，用回收代替扔掉。
- 第四，支持关于保护环境和促进受造关怀的当地、州和联邦立法和国际协议中。
- 第五，使星期天（或另一天）成为真正的安息日。阅读有关书籍，户外散步，关注上帝的其它受造物。
- 第六，参加或开始一个关心大地的小组。一起祷告，学习，保护，行动。
- 第七，写诗歌，默想来庆祝上帝在创造中的智慧。
- 第八，形成肯定造物（*creation-affirming*）的习惯。
- 第九，相对地多吃当地食品，越多越好。（笔者认为也要注意进口贫穷国家的食品，帮助它们的人民）
- 第十，操练能源保护。
- 第十一，加入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推动受造医治的组织或网络。⁵⁰

布伦纳等三位活跃的生态环保践行者在他们的书的第三部分 *Doing Ecotheology*，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讲到生态环保的实践。⁵¹ 他们首先提醒要发展一种生态神学的思维，要关切全球的生态伦理和生态公义。只有了解了世界和地区生态和环境不公义的触目惊心的现状，才可能催促基督徒行公义好怜悯。其次，他们提出了拥抱一种生态环保生活的十项建议。它们中一些在斯奈德的建议中也有提到，比较特别的是提到几个对付现代非绿生活形态的建议，如“待着扎根”（*Staying rooted*）、“培养意识”（*cultivating awareness*）、“简朴生活”和“抵制消费主义”。⁵² 最后，他们提出绿化教会，也就是教会怎样实践圣经生态神学，这包括四个方面，绿化领袖、绿化土地和空间、绿化敬拜、绿化使命。可以说他们的建议是西方许多教会在教会中实践生态神学的反映。

生态神学实践家，基督徒生态保育组织 A Rocha 的同工布克雷牧师，在《耶稣的环保学》一书的 9 章中，以 4 章作为实践篇，分别是“以受造界为念的门徒”、“以受造界为念的敬拜”、“以受造界为念的生活”、“以受造界为念的使命”。在生活篇，提出了 A Rocha 的“轻盈生活 24: 1”的十五个生活方式：行动、教会、食物、朋友、园艺、住家、休闲、金钱、自然、奇想、季节、购物、交通、垃圾、工作。⁵³

基于圣经原则，学习普世教会的生态神学实践和参与生态环保的经验，结合自身文化，笔者认为中国/海外华人基督徒开始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可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人的绿色生命塑造和绿色生活方式的建立

⁴⁹ 圣经中“*shalom*”一字常被翻译为“和平”，“平安”，笔者考虑它综合的意义，翻译为“安好”。

⁵⁰ Howard A. Snyder and Joel Scandrett, *Salvation Means Creation Healed*, 201-02.

⁵¹ 本段内容参见：Daniel L. Brunner, Jennifer L. Butler, and A. J. Swoboda, *Introducing Evangelical Ecotheology: Foundations in Scripture, Theology, History, and Praxis*, 146-238.

⁵² *Ibid.*, 178-84, 191-99.

⁵³ 布克雷：《耶稣的环保学：活出圣经中神、人、土地的美好关系》，第 154-55 页。

在这方面要注意六个字：学、祷、感、行、群、传。“学”是学圣经，补上圣经生态神学方面的知识。基督徒只有了解了关爱大地的圣经基础，才可能有实践的动力；也读一些生态神学的书，以及生态环保知识的资料。笔者就和一小群弟兄在去年六月开始了一个“关爱自然读书群”，每月两次一起学习生态神学书籍。“祷”就是祷告求上帝引领，圣灵赐力量和智慧。笔者编辑一份生态神学刊物的一开时，就有“践行圣经关爱大地祷告群”的代祷，后来“关爱自然读书群”参与代祷。关爱大地是新的工作，常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圣灵的坚固是至关重要的。“感”就是建立亲近自然的习惯。我们作为自然的受造伙伴，要熟悉周围的花草树土，学习自然，尊重自然，仁爱自然。现代城市人极为缺乏接触自然和感受自然，就很难关爱自然。多了对自然物的感知，就会知道；知道了，就会爱；有了爱，就会关心行动。⁵⁴

“行”就是立即参与生态环保行动。它在个人生活方式和关心社区社会两方面，履行管家的天职。笔者周围的这些关爱大地的基督徒，每个人以及家人们在生活方式上都有一些方面的改进，追求更绿的生活，而且大家交流心得。中国人注重“修身，齐家”，大家很愿意在家里操练节约能源，减少消费和不浪费的绿色生活。笔者编辑的《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中逐步在编撰《个人和家庭生态环保生活指引》，目前已发出了水、电、塑料、纸张文具、衣服、家具、食物、回收等八项。在关心社区上，“关爱自然读书群”的朋友们从去年10月开始了每月一次的“走出红房，走出红墙，关爱自然，关心社区”活动。⁵⁵大家带着孩子，分成小组，每月定日定时定点在社区公园捡垃圾，大家非常喜欢，非常投入，非常开心，也为主作光作盐，被公园的邻居游人赞许。“群”就是要建立热爱生态环保的小组或团契。众人一起学习、祷告、交流、行动、彼此支持，生态神学和生态环保使命在华人基督徒和教会中是件新鲜事物，只有一群同行者在一起追求，才可能坚持下去。“传”是将生态神学传给周围的基督徒，把慈爱的上帝对于受造界的心意口传身传给周围的人。通过媒体来传也非常重要，2019年六月，笔者开始编一个《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刊》，最先一个月出两期，从当年12月起改为月刊。2020年12月我们又建立了“生态神学·网络”网站（www.ecotheology.net），将刊物和有关资料放入网站，供各地读者阅读。

第二，教会作为医治的团体要传播整全福音

在这方面要注意四个词：虚心学习，系统教导，建立事工，委身投入。“虚心学习”是态度。对于过去不熟悉的圣经生态神学，普世教会践行大地管家职分的经验，生态环保方面的知识，要虚心了解和学习。“系统教导”是基础。教会在敬拜上、讲道上，在主日学和团契和小组里，要教导圣经生态神学，以及有关的属灵和实践神学的书籍；同时，教会要为践行关爱大地祷告。“建立事工”是落实。教会可以建立关爱大地事工部，

⁵⁴ 有感于 Brunner 等人的话：“We will not care for what we do not love; we will not love what we do not know; we will not know what we do not see”，摘自 *Introducing Evangelical Ecotheology: Foundations in Scripture, Theology, History, and Praxis*, 183.

⁵⁵ 笔者观察周围民居多有红色，周围的教会的外墙多有红色，就用“红房”和“红墙”来表示“家居屋”和“教会”。

或者基督徒生态环保活动小组；策划关爱大地事工，以及与其它事工部的合作，积极传整全的福音。“委身投入”是行动。委身投入到关爱大地的使命中的基督徒是“信行合一”的有使命感的基督的门徒。

第三，生态环保组织和团体的合作性行动

有上帝的形像和样式的人就要承担管理受造界的使命；生态环保需要众人和社会的参与和合作。基督徒回应上帝的呼召，不仅在生活、工作、教会、休闲等各方面作大地好管家，也按圣灵的感动，参与生态环保组织和团体，包括基督教环保机构，来极具使命感地参与受造界关顾的工作。

本文刊载于：《金陵神学志》，2021年第三期（7-9月卷），总128期